



诗人的抱负

文 / 艾华林 (云南)

许是机缘成熟，我在兜兜转转了十年之久的打工生活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可以说是初心使命吧。也因为诗歌的一点小成就，我有缘结识了诗人居士李青崧，也因此结缘佛学。

彼时，我刚刚经历了巨大的失败。那一年是2008年，也是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时。那一年，我心被现实驱使，架不住家人的规训，一个猛子扎进商海，本就资金不多，一遇风雨，便经不住任何风浪，就被资本打趴下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接触到打工诗歌，便开始了抒写打工生活苦闷的诗歌。

几年时间写了数百首，有几首还经常被论者提及，比如《在雨中》《出租里的乡愁》《在塘尾，我是一尾受伤的鱼》等。此后因为我辞去保安的职业，一边带孩子，一边写诗，而被媒体予以报道，引起非议。那时我还飘飘然的，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卑微。一些熟悉的诗友还以此嘲讽我，说我是靠身份炒作起来的，很是瞧不起我。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懂怎么包装炒作自己，完全是被动的接受顺印而已。

现在我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流量的密码，但我已不屑于包装自己了，我期待以优秀的作品奠定自己的诗人身份。虽然这个身份，很虚幻，很没有含金量，但我视若珍宝。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；曰：“诗无邪”；曰：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。不管是抒写苦闷，抒情言志，还是温情礼赞，升华灵魂。诗歌的迷幻性是存在于道之中的。老子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”的名和道，其实就是诗的语言的道场。

因为诗歌是灵魂的载体，是道法自然的道。在这个道场里修行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写诗其实就是修行的一种方便法门。结果如何，因人而异，因事而成，看各人的机缘造化。不管怎样，尽管写，尽管思考，如果有一句两句成为民族文化的养料，那么，我要恭喜你成为民族的供血人了。

写诗，只要有这种理想和抱负，就不会去写那种下三滥的低俗媚俗的污水横流的诗了。当代诗坛乱象横生，主要是当代诗人目光短浅，只看重眼前利益，和急于求成的渴望那点可怜的虚幻的名声带来的利益变现所至。



著名漫画家邓辉华为《思想者》选刊题字。

遍地月光

文 / 廖静仁 (湖南)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好久了，是么？我的心的领地总是那么黯淡，黯淡一如漫漫长夜。我又何尝没有寻找过呢？我是寻找过的，寻找生命中的闪光，只是结果却每每使人失望。

那么，我是无论如何也得感激你的，在与你的交往中，我倏忽发现了月亮般的清辉，而且我正沐浴在那柔曼玉润的清辉里呢。我是那么惊异于自己的发现，倘若不是担心怕破坏了那种宁静和平的境界，我是真想在地上朝着中天的圆月呼喊的：这里有一轮月亮，这里也有轮月亮啊！

都说爱是自私的，我亦当然没有理由不希望自己能独个儿拥有你的爱的全部。然而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，就因为你的爱如十五的满月，你得将你的爱的清辉洒向世间万物。你并没有责怪我的自私，你认为我的希望并不为过，只是在我的心中，却实实在在地感到愧疚，是一种觉得自己无光的愧疚。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启示，是一种引引；兴许又什么都小是，只是你在释放着一种爱，一种能够感化麻木者灵魂的纯真无瑕的爱——有那么一个女儿家。

那时，她还是一刚学步不久的黄毛小丫头，她家里也正好喂了一只灿烂青黄茸茸一身羽毛的小鸡。左邻右舍的大人，以及她的父亲和母亲，也都常常地笑她和它是两姐妹呢。她自己自然也这么认为。因为她和它

确实是很好的一对。兴许小小年纪的她当时还萌动过这么一种意念也未可知，那就是：心与心的交往是不应该受躯壳局限的。

她总是那么自信。但是她爱它，却不占有它。莫非她那时就意识到：只要是生命，就应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？她总是那么宁静又和平地对待它。它爱和她在一起玩时她就高高兴兴地同它在一起；又开五指为它梳理羽毛，用小手指把它爪子上的尘垢擦拭干净……总是那么自然又自然地释放出自己的爱的能量。莫非她那么幼小的心灵就有那种奇妙的感觉？——“自己在付出时，其实同时也在获得。”

她喂它有个习惯。她并不把谷粒遍撒在地上，她担心它连泥带土啄食了会出现什么麻烦事情，而总是和掌托着，让它堂堂正正啄食得极自在又极干净。常常地，她和它两个脑壳凑到一起时，她兴许也曾想到过“平等”这个后来才学的词呢？倘若当真想到这些时，她自然是不能不激动的。但是，更使她激动得爱心颤颤的，恐怕还是她掌上的皮肉偶尔被它当食啄着而不肯放松的时候，那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让她想到在母亲怀里撒娇时，母亲在她那粉团团的脸上，抑或身体的其它部位柔情地一掀的感觉来的。那其实是一种传递爱的方式啊！

只是有一回，她却也感觉到了一种爱的毁灭的悲哀。那天，她和往常一样，

从母亲床头的磁缸里捧出了一掌黄灿灿的谷粒，复又那么宁静又和平地蹲在门坎旁。可是，许久许久了，却不见她的影子，吃午饭了，有她最喜爱吃的葱花蛋，那一缕缕菜香仿佛慈母抛出的缕缕柔情，在拉她，在扯她，而她却木头人一般，痴痴呆呆地蹲在原处。母亲是她的母亲，自然很解她的心意，就那么一直陪在她身旁。天快黑了，母亲实在挂不住了，胆怯地告诉她：“那鸡中瘟疫死了！”事物的自生自灭，原来是自然的，但是这个“死”字对于她却太陌生太陌生了。她的脸和嘴唇在迅速地变白变紫变乌，浑身颤颤瑟瑟地抖动起来，那一双清澈明洁的眸子，也在瞬间变得迷茫浑浊……然而，她毕竟没有绝望，当她把目光投向母亲苍老的面容时，便是猛然一怔，她似乎读懂什么新的内涵了。

她反而好平静好平静，平静得让人难以置信。不信就不信罢，或许她爱它，什么也不为。爱，是一种行为，是自己感情的满足；是一种证明，证明她的一颗心在跳动，证明她的血液在畅响……只要她自己在爱就行了；爱，是一个人生命隐私的感觉，只是她自己一个人的事，跟外在条件没有什么相干。也许她还想得更深远：只要自己在爱，也就不会使自己变成心中无所爱的一个空心人——尤其是一个空心女人！

那么就连哪天她所倾注

过无可计量的爱恋的人突然离她远去（而决不是无可奈何的死别），她也不会再惨白着一张脸，乌紫着两片嘴唇的。她会极平静地安慰自己：“别责怪人家罢，什么都有个缘分的。”就是有人伤害了她，她也不会记恨人家，她认为：自己受了伤害不过是一种偏见，因为别人在伤害你时，同时也伤害了他自己……

“她已不再是个黄毛丫头了，是么？”我被全身心地融进了故事。不无好奇而又惊诧地问你。你只是浅浅地然而也是意味深长地一笑，复又接着往下说开去——

是的，日子在一天一天堆积，她的爱心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博大。那些从她眼皮底下翩翩舞过的蝴蝶或蜻蜓，那些在她足下临摹道路的蚯蚓及细尘尘粒的蚂蚁，她都觉得将是自己永生永世也难以忘怀的旅伴。更何况到了后来那些和她相握过的一双双温热的手，以及那些对她绽放过的一朵朵灿然微笑呢？那是足以使她的一颗爱心膨胀的啊！

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真的，明白了——尽管我总是觉得你未能把全部的爱恋倾注于我，而我却一直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焦点上。

我好自信。因此，我说：我的生命中同样有着一轮满月。

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其实应该遍地都是月光。是么，遍地都是月光。

游丹炉山玻璃桥

文 / 李国中 (湖南)

清晨的丹炉山云雾缭绕，进山的每一步都是风景。远远望去，丹炉山像一个隐者，沉寂在时光的宁静和幽深中，似在享受时光的静美，又似在禅思人世的轮回，不然，你看那丹炉上升起的紫烟，分明是注视尘世的眼睛。也许是悲悯，普渡众生；也许是参透玄机，力求长生不老……陶冶丹岩精华，采掇日月流彩，日燃夜煮，修炼仙丹，劲风荡过，飘飘乎骑鹤登仙。不管你来自多么喧嚣的城市，不管你来自多么繁忙的工作，都会沉思，会感悟。人生的静美多么神往，只有片刻也行。一方净土令人哲思，一颗仙丹够你参悟。

隔着天堑，丹炉山借玻璃桥与对面绝壁相通，玻璃桥一级一级，一段一段向险峻向天空延伸，是人间架向天堂的云梯，我一步步走进仙境。在这腾云驾雾中，我会觉得奇迹并不遥远，而在俯仰之间。但当我低头看到桥下人走如蚁，路行如蛇，便会被玻璃桥震撼：中国跨度最长，垂直高度最高……油然而生对南丹人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的赞叹！自然是伟大的，然而人类更伟大！

我不是诗人，但我也情不自禁吟出了诗句：仿佛倚天砍下一剑 / 丹炉山壁立蓝天 / 日里腾云驾雾 / 夜里摘星攀月 / 天生是奇迹的诞生

地 / 丹炉山玻璃桥横空出世 / 人生的探险 / 生命的悬念 / 只要踏上玻璃桥 / 便有从未有过的体验：有的，无的 / 虚的，实的 / 胆小的，怯懦的…… / 心的涅槃 / 从大地翱翔蓝天 / 成功来源于心的抉择 / 跨出去 / 永不回头 / 生命的风采 / 会在踏险的前面 / 璀璨耀眼

丹炉山玻璃桥一游，不但让人欣赏了人间僻世的静美，也给人羽化登仙的飞升。或觅一处僻静，亦道亦佛，禅悟岁月；或冒险闯荡，创一代辉煌……若此，足慰平生也！



独舞 摄影 | 盛利者